

传福音的见证

竭力的摆上——顾约拿单 (Jonathan Goforth)

2/10/1859-10/8/1936

顾约拿单 (古约翰)是神为中国人预备的一位有能力、有见证、有异象的宣教士。他二十八岁来华，不遗余力地将纯正的福音传在中国的北方，带领上万的人归向耶稣，在他劳苦奔波于各地向中国人传福音长达四十六年的岁月中，他为了福音将自己和全家毫无保留的献给了主，也献给了中国人。

顾约拿单于 2/10/1859 生在加拿大--安大略省西部离蓝登市不远的的一个农场里。祖父是英国人，父亲法兰西斯 (Francis)，母亲珍恩 (Jane) 生了十个儿子，一个女儿，顾约拿单是第七个孩子。十八岁时听卡默让牧师 (Lachlan Cameron) 讲道时得救，之后读罗拔·马克西炎 (Robert Murray M'Cheyne) 的传记得帮助。马克西炎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拯救犹太人，马克西炎的见证深深地感动了顾约拿单。他决心要将他的一生奉献传道，去拯救那些失丧的灵魂。后来马偕医生 (George Mackay) 从台湾到加拿大讲道，他两年来在加拿大各地往来奔跑，鼓励青年人去台湾帮助并接续他的宣教事工，可是却无一人响应呼召。马偕感叹地说：「看起来没有一个人见到这个异象，于是我只好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去了。我已经老了，没有多久，我这副老骨头，将被埋葬在台湾的山边。最令我痛心的就是，没有一个青年人肯接受神的呼召，愿继续拓展我所开创的宣教事工。」从那时起，顾约拿单就立志要到国外去开荒布道。

顾约拿单在诺克司大学念书的时候就走到大学南边的一个贫民区里叩门传福音，后来也到监狱向囚犯们传道。他在贫民区工作了两年，是跟「威廉街头布道协会」合作的。后来又加入了「多伦多布道协会」，这是一个凭信心的机构，无法供给顾约拿单一份固定的薪水，所以他的收入也就很不稳定。有时甚至连一张邮票都买不起。但是他仍然在这布道协会里工作了四年，有很多机会来经历神是信实的，神常答应他的祈求，总是供给了他生活所需。有一个夏天，顾约拿单一共探访了九百六十户人家。亨利维尔礼拜堂的一个牧师说，在那一段期间，顾约拿单每个主日除了讲三堂道以外，至少要步行十六到十八英里的路程，这些都是神预备他去中国传道前的严格训练。

顾约拿单有个青梅竹马的女友，名叫夏洛蒂马可丽，他们非常要好，本来可以成为一对佳偶的。可是由于教会与教会之间，门户之见太深。马可丽小姐属于浸信会，而顾约拿单隶属加拿大长老会。在马可丽小姐看来，这是一道无法拆除的障碍，将他们俩远远地隔开，无法结合在一起。后来顾约拿单去中国没有多久，马可丽小姐去了印度传道。她在印度二十八年，后来就死在印度。

但是神却为顾约拿单预备了一位最适合他的终生伴侣罗瑟琳 (Rosalind Bell-Smith)。罗瑟琳是出生在英国伦敦附近的康新登公园，三岁时和她父母一同迁来加拿大的满地可。十二岁听到布道家阿弗雷·桑汉 (Alfred Sandham) 讲道后决志，后来在「湖滨圣经研讨大会」认识顾约拿单。顾约拿单后来向她开口：「你愿意和我结合在一起，去中国传道吗？」罗瑟琳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过了几天，顾约拿单又问她说：「你能不能答应我，让我把主和主的工作放在第一位，甚至于在你之上？」罗瑟琳心里面稍微楞了一下，但是却马上回答说：「我愿意。」这个回答，是要付上相当大的代价的。过了几天，她的应许马上就要兑现了，这就是罗瑟琳信心所遭受到的初次考验。顾约拿单对她说：「如果我不能够送你一枚订婚戒子，你在意不在意？」然后他就说出他的理由。顾约拿单想将一批中文书籍和小册子带到中国去分送，钱都用在运费上面。罗瑟琳那戒子的美梦也就粉碎了，这是她所接受到的第一步考验。她在多伦多市区东面的贫民窟里，一共工作了两年，专门对那些妇女布道，得到不少宝贵的经验。那时候，她下了决心，完全放弃她艺术方面的工作，愿意和她未来的丈夫终生事奉主到底。

1887 年的六月，二十八岁的顾约拿单和另外一位史密斯博士被长老会全国教联会差派一起去中国。同年的十月顾约拿单被按立为牧师。十月二十五日，他和罗瑟琳在诺克司礼拜堂举行了婚礼，由他们所敬爱的巴森牧师主持。1888 年一月在他们的送别会中，顾约拿单听到一个最动人的宣教士故事，对他日后靠着祷告完成宣道工作深具影响。有一对青年夫妇去非洲传道，当时的非洲被称是为白种人的坟墓，因为有不少白人宣教士都病死在那个地方。他们临走的时候，对自己教会的人说：「我们都感觉到是进入一个无底坑里去，但是我们甘愿冒这个险，只要你们国内的信徒肯以祷告来托住我们。」过了两年，宣教士的妻子和孩子都患病死了，他自己也染上了绝症，没有多少日子可以活。于是他决定回国，回国后

参加教会周三的祷告会，坐在最后的一排，祷告会结束后，他就跑上前去说：「我是你们的宣教士，我的妻子和孩子现在都埋葬在非洲，我回来家乡不久也要死的。今天晚上，我听见你们祷告，竟然忘记你们在海外的宣教工作。我现在才明白，为什么我的工作会那么失败，乃是因为你们没有在祷告上托住我们宣教的事工。」

当顾约拿单开始在中国传道时立刻遭受到撒但巨大的攻击，他们所租的第一栋房子突然失火，他们才刚到山东烟台，所有的财物都烧光了。眼看着他们许多结婚礼物和画像——其中有一张是罗瑟琳的父亲从镜子里对着她画的——以及其它很多珍贵的东西，全都付之一炬。事后顾约拿单安慰他的妻子说：「亲爱的，不要难过，这些只不过是身外之物。」顾约拿单仍然满有信心，他虽无语言天份，但是努力地学中文，不怕艰难，终于得到圣灵的浇灌，克服语言的障碍。至于罗瑟琳，她也认为她所珍爱的那些艺术品既然都被火烧掉了，她也不会再手扶着犁向后看，而专心负起这个责任，去拯救那些中国妇女的灵魂。

撒但对传道人的攻击总是非常猛烈的。住烟台学中文的那九个月，「内地会」一位很优秀的教师，诺利时，在七月初为了救几个中国男孩，被疯狗咬伤了手，一个月后就病死了。八月有一位浸信会的宣教士死于霍乱，顾约拿单的另一位宣教士朋友郭比特的妻子也死于这个瘟疫。1889年七月二十四日的中午，顾约拿单的独生女儿葛珠因随他们外出到临清时患上痢疾而夭折了。布道所里的人，眼看葛珠活泼快乐的外出，竟然病死他乡，个个都悲痛欲绝。1898年的夏初，他们的小女儿葛蕾丝因恶性疟疾，拖了约一年之久，最后安静地被抱在父亲的手上，抬起头来甜甜的一笑，然后闭上眼睛，没有经过挣扎就与世长辞了。为了向中国人传福音，顾约拿单仍然勇敢坚定地面对撒但的攻击而毫不退缩，愿付最大的代价。

1900年的冬天，正是义和团扰乱的高峰，慈禧太后下令给开封的知府，要杀尽所有在河南省境内的外国人。顾约拿单夫妇带五个孩子和另一些宣教士们，往中国南方撤退，一路上曾有12次被暴徒包围，顾约拿单头被打伤，几乎快要丧命，匪乱平息之后，顾约拿单立即又从加拿大回到中国河南省。虽然顾约拿单的生命几乎断送在中国，可是他一点都不怨恨中国人。他很清楚知道，中国人之所以痛恨外国人，是由于列强侵略中国的后果。福音迅速扩展，顾约拿单除了四处劳苦传道外，也面临着支持教会经济的挑战。神信实地供应他们和同工们生活上的需要。1933年的年初，他们的工作发展得很快，并朝着自立的目标迈进。1932年共有四百七十二个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钱上的奉献是四千三百一十二块钱。每一个布道中心，顾约拿单去访问的时候，发现那边属灵的气氛都很高。1933年七百七十八个成年人受洗，金钱奉献八千二百八十五块钱。1934年九百六十六个成年人受洗，信徒在金钱上的奉献达到一万四千六十六块钱。如此圣灵奇妙的同在和能力印证了神差遣祂忠心的仆人来华宣教的美好旨意。

顾约拿单一生的年日，除了得救以前的那段日子以外，其它没有一刻是为自己活的。他很少休息，从早到晚马不停蹄的在外面奔走，忙着布道和带领奋兴会。他到了七十多岁的高龄，仍然在中国东北一带开荒布道。最后两眼全瞎了，那时才告老还乡。他回到加拿大后也未曾真正休息，一直工作到死。

顾约拿单最后的讲道是在1936年十月七日，讲题是：「圣灵之火如何在韩国焚烧。」当晚很迟才就寝，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罗瑟琳发现她的丈夫已经悄悄的回到主耶稣基督那里去了。顾约拿单的安息礼拜是在诺克司教会举行，时间是在1936年的十月十日。他的棺木前面摆满了鲜花，有数不清的人前来参加，对这位忠心事奉主的仆人作最后的致敬。差会的主席威尔生博士在丧礼中讲道，根据旧约论及顾约拿单一生的事奉如同合神心意的大卫一般，他按神的旨意，服事了那一世代的人就睡了(徒13:36)。教联会国外宣道部的秘书，阿姆斯特朗博士在葬礼致词时说：「今天是顾约拿单加冕的日子！」

顾约拿单和罗瑟琳有十一个儿女，其中有五个是病死并埋葬在中国的。他是一位竭力奉献的宣教士，他把一切都摆上了。满清末年和民国初年，中国内地一带生活落后，环境卫生不良，冬冷夏热，交通不便，加上拳匪之乱，民众排外，使顾约拿单吃尽了苦头。但是他从不抱怨，经过四十六年的劳苦，终于在中国北方建立了31间布道所，训练了61位中国传道人，带领13,000人归向耶稣，荣耀神。

今天我们正需要像顾约拿单这样的人被主兴起，愿付代价，将福音传遍天下。耶稣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太24:14)让我们效法顾约拿单的信心、爱心、与忠心，接受耶稣所宣告的使命，愿意付代价，以实际行动，将福音传遍天下，迎接基督的再来。